



解释学的哲学基础(叶秀山)

(2006-1-6 21:00:01)

作者：叶秀山

刻都是一个瞬间，所以现在是抓不住的，我们处在每时每刻的现实，同样也是处在每时每刻的未来。这个未来并不是说我们筹划着要去干什么，而是一个眼界，强调的是视野，这个视野不是现在的瞬间，而是未来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人都是未来的，自由的人都是未来主义者。因此他所看到的一切全是历史。我们解释学先是要有一个破的功夫，先要解构，把理论框架全部解掉，看它还剩下什么，这就是最纯真的东西，是那个时代的自由的人对于他的存在、对于他的历史的理解。

所以我们研究解释学，我们的立场不是立足于过去，而是立足于未来，我们是在未来的角度理解历史，这就是解释学。时间作为一个流是切不断的，所以，一切存留下来的文本，本都是死的东西。但是，因为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一个自由者，已经站在未来的角度，因此，这是一种视野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站在同一个视野的，我们跟古人是同等的，都是自由者，所以解释学就是要把这些文本让它不成为死的东西。我们要把它解掉，把它活的东西、自由的东西释放出来，让它时间性的东西出来，我们都同它在一个时间的流里。因此我们跟古人，不管他离我们距离有多远，把时间空间化，比如孔子离我们很远，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流里的，我们跟他的精神是相通的。解释学就是要解释两个活人怎么理解，你怎么理解孔子，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活人、活的思想来理解。因此，对话出来了。

四

什么是对话？两个自由者是坚实的，内在的你如何出来，空间的东西怎么进入时间？时间的东西怎么外化为空间的东西？这个黑格尔讲过了，外化，精神的外化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空间的东西怎么进来？这是后现代研究的东西。死东西怎么变成活的东西，文本的解读，不是认文本的死的東西，要知道文本是死的，它是古人的遗嘱，解释权在你手中，但你不能胡乱解释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看到，它虽然是物化了，成为死的书，就剩那些文字，它的精神、它的思想是活的，它也在时间的流、意识流中，我们都在共同的层面来讨论问题。两个自由者之间讨论问题，要互相尊重，各有各人的自由权，你可以解释它，同样它也要反驳你的，文本同样有生命力，你把它解构掉以后它同样有生命力。所以你不能胡说。

这个经，不是作为一个对象，不像胡适讲的，历史就是一个少女，你爱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她。不是这么解释的。这个经，它传达的是时间之流的一种内在的声音，从古以来，这个hermeneutic，我刚才讲了，它是一个传达者，传达什么呢？传达天外之音，传达自由的声音，传达超越的声音。因此，这就有神圣性。所以读经啊，我们不是宗教的迷信，而恰恰是理性的，因为理性是自由的。理性是自由的，感性是不自由的，感性是受动的，这个杯子我不能指鹿为马，这是不自由的。理性是自由的，自由的精神就是神圣的精神，它传达了一种更高的、一种神圣的消息。它不是封闭的，它是一个流，它是无限的。什么叫自由，自由就是限制不住它。这个文本限制不住你的解释权，你也限制不住它。你说我们这代人就把孔子解释完了，不是的，以后还念。所以，解释学就是自由者都面对着、都想理解那个被传达出来的声音，都是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。它之所以显得超越，是超越了那个结构的框架的，把那些东西解开，这样剩下纯粹的、绝对的、单纯的自由之身，在时间这个平台上互相交流，文本和文本之间的交流。

因此，我读这个经不是说我个人随心所欲地读的，我也代表一种文本、代表一种精神、代表一个自由者来读它，来解释它。这样，你说经和经之间、文本和文本之间是不是一种创造性的传承。你说它是流，流每个都不一样，自由者嘛，不是说别出心裁，说你有你的读法，我有我的读法，是，这是一种现象，之所以有这种现象，是因为我们的根基都是在一个自由的平台上，在时间的平台上，在内在的平台上，而不是说在理论的、框架的、空间的、环境的平台上。

所以你读经，他是创造者，你也是创造者。两个自由者互相的关系，互相如何能理解，就是解释学的哲学问题。这是伽达默尔在《真理与方法》里开头一段就提出来的，本来都是我们内心的东西，怎么让你理解？你怎么会有可能理

解？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康德在《第三批判》里提出来的。比如说，这幅画、这幅风景多美啊，这不是你的感觉吗？你觉得好看，你觉得愉快，干吗要作为知识判断提出来——这幅画是美的。这花是美的，与这花是红的，这在美学里头是永恒的问题，这两句话有何区别？形式上无任何区别，都是一个判断。花是美的，无非是你觉得它给你愉快了，给你愉快的东西你凭什么也让别人觉得愉快？但我有权力说这花是美的。跟知识判断具有共同的形式。美学同样是一门学问。凭什么？就因为解释学，人都是自由的。所以伽达默尔就提出，我说花是红的，它是一个经验判断，而说花是美的，则是一个美学的判断，同样可以有普遍的传达性。自由者之间可以交流，恰恰是自由者之间才能心心相映，才有可能交流，否则都是单方面。你怎么跟这个桌子交流？交流不起来，你研究它就完了。

西方哲学也读经，从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代各位大家们，也都是互相在读经、解经。像伽达默尔还有法国的德里达解了很多，解得好不好，能不能交流，有没有自由的层次，很难说了。我们也有我们读经、解经的典范例子。历史上所有这些大哲学家都是解经的结果，所以，有时伽达默尔说的也挺怪，他说，哲学没有历史，它没有事实的历史，都在一个时间流里，没有历史恰恰就是真正的历史。所以时间是一个流，是一个贯通的东西，不能断的。所以这些大家们，所有这些哲学家的自己的体系、自己的学问都是解经的结果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创造性的，你敢说黑格尔不是创造性的？创造性太大了。但是他要不解读康德，不解读费希特、谢林，就出不来他自己的哲学体系。胡塞尔创造性大不大？他领一代之风骚，西方哲学界至今还在他的笼罩之下，他解不解读？解读笛卡尔、解读莱布尼兹，当然他也解康德，他解康德解得非常好。胡塞尔的这些学生，包括海德格尔，也解得非常好。你说创造性吧，海德格尔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。伽达默尔传承痕迹比较多，他是学问家，他的经验科学方面的东西多一点。海德格尔上来就说自己的意思，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的。实际上他们都在解读，都在解读古人的问题，都在交流，谈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活的。当年他解读不到的后来还都得补。海德格尔先解读了康德，后来他又解读黑格尔，都很好，他发展康德、黑格尔，发展胡塞尔的思路。我们只要进入了他这个世界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就也有了开放的心、自由的心，不受蒙蔽，你能发现他无处不在同古人交流。海德格尔也说了，他直接交流最多的是亚里士多德。胡塞尔主要的根据是在柏拉图，这都在同一个层次，你想，相隔一千多年，两千年。

所以，hermeneutic实际是一种创造性的学问，它一定是创造性的，在创造的层面上，因为时间本身就是创造，没有创造就没有时间。没有创造就只是计时，就是年月日刻分秒这样的计时。创造不断，解释学问题就是都在同一个层面的不断地讨论问题，不断地思考问题。我们西方哲学里凡是有创造性的哲学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，都在传承，传承什么呢？不是传承事实，解释传承这些个年月日，死的材料，而是传承那一种创造性的精神。所以可以这么说，胡塞尔也讲，凡是有自由的人的地方，就有哲学，就有现象学。你是一个自由之身，这个经、这个事实给你开显出来是个什么样子，跟你在声色货利场当中、在必然的环节当中的眼光就很不一样。它放出来的光，它说出来的声音，你听到的，你看到的，都不同于日常生活的。我们解读的经，不同于一个广告，一个说明书。我讲的就这些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郑任钊整理）

（来自《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》第一辑）

[\[第 1 页\]](#) [\[第 2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